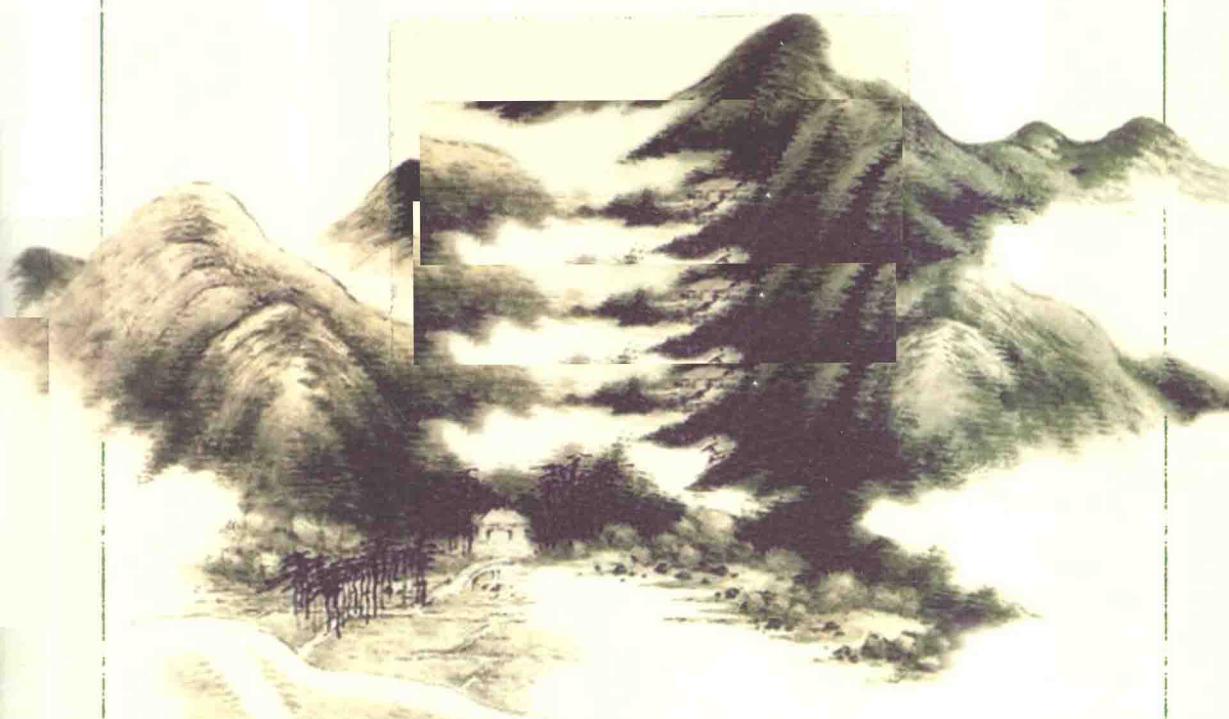


守望天下第一江山

古城
京江
南山

刘建国
著



刘建国 著



守望天下第一江山

S H O U W A N G T I A N J I A N G
D I - Y I J I A N G S H A N

古城



京江



南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天下第一江山 / 古城 京江 南山 / 刘建国著

—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81130-848-8

I. ①守… II. ①刘… III. ①镇江市—概况 IV.
①K92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1292 号

守望天下第一江山——古城·京江·南山

著 者 / 刘建国

责任编辑 / 米小鸽 张 瑞

出版发行 / 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 / 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 (邮编: 212003)

电 话 / 0511-84446464 (传真)

网 址 / <http://press.ujs.edu.cn>

排 版 / 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 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 / 21 插页 4

字 数 / 445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1130-848-8

定 价 / 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 0511-84440882)

守望与责任^[1]

代序

镇江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遗产极其丰厚。但随着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古城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而尤以地下文化遗产的破坏最为严重。关于这一形势的演变和发展,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说明和回答:

第一,古城的地下有什么。

通过20余年的城市考古,我们已经探知在镇江古城地下普遍埋藏着厚达5~6米的文化遗存,它们是历代城市遗址的层层叠加,宛如一本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其大致范围,即西拥京畿岭、西津渡,东抱花山湾、塔山桥,南达虎头山外,北临长江路一线。同时,无数的考古事实业已证明,凡是在史料中记载的古代城垣、城门、渡口、漕渠、道路、桥闸、官署、粮仓、商铺、作坊、寺观、园林等,在古城地下都有遗迹存在,堪称“名城地下的名城”。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极其珍贵的文化宝库,也是我们镇江名城的历史根脉。

第二,古城的地下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这些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加速,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日见增多。2009年,镇江发生了宋元粮仓被毁事件,镇江人仿佛从梦中惊醒。一方面,让人们知道了古城地下确实是一座文化宝库,有多少“国宝”被埋藏在下面。但另一方面,又让一些人感到害怕,地下这么多文化遗产,建设怎么搞?他们从宋元粮仓被毁事件中吸取反面教训,认为这一切都是考古惹的祸,因此,想方设法让考古程序走过场,敷衍了事;更有甚者,置《文物保护法》于不顾,避开法定的考古程序,恣意妄为。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要数新建北固楼:施工前即不依法考古,施工中大开挖,致使地下历代北固楼(多景楼)遗存毁于一旦,这是一起破坏原真文化遗产的恶性事件。

过去,镇江市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时,曾经表示在外围建新城的同时,要为老城区“松绑”,并将大市口从一级商贸中心逐渐变为二级中心,目的是保护老城区的古城风貌及历史文化。可是几年前,在眼前的、局部的利益驱动下,建设大潮又“杀”回了老城区,并以大面积、大开挖为新特征,宋元粮仓被毁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的悲剧序幕。这几年,镇江“地下名城”已被蚕食了两至三成,照此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古城地下的文化宝库就会被掏空殆尽。

[1] 本文主要内容出自笔者于2014年3月22日写给时任镇江市委书记杨省世同志的信。



镇江历代城市遗址示意图

第三，古城的地下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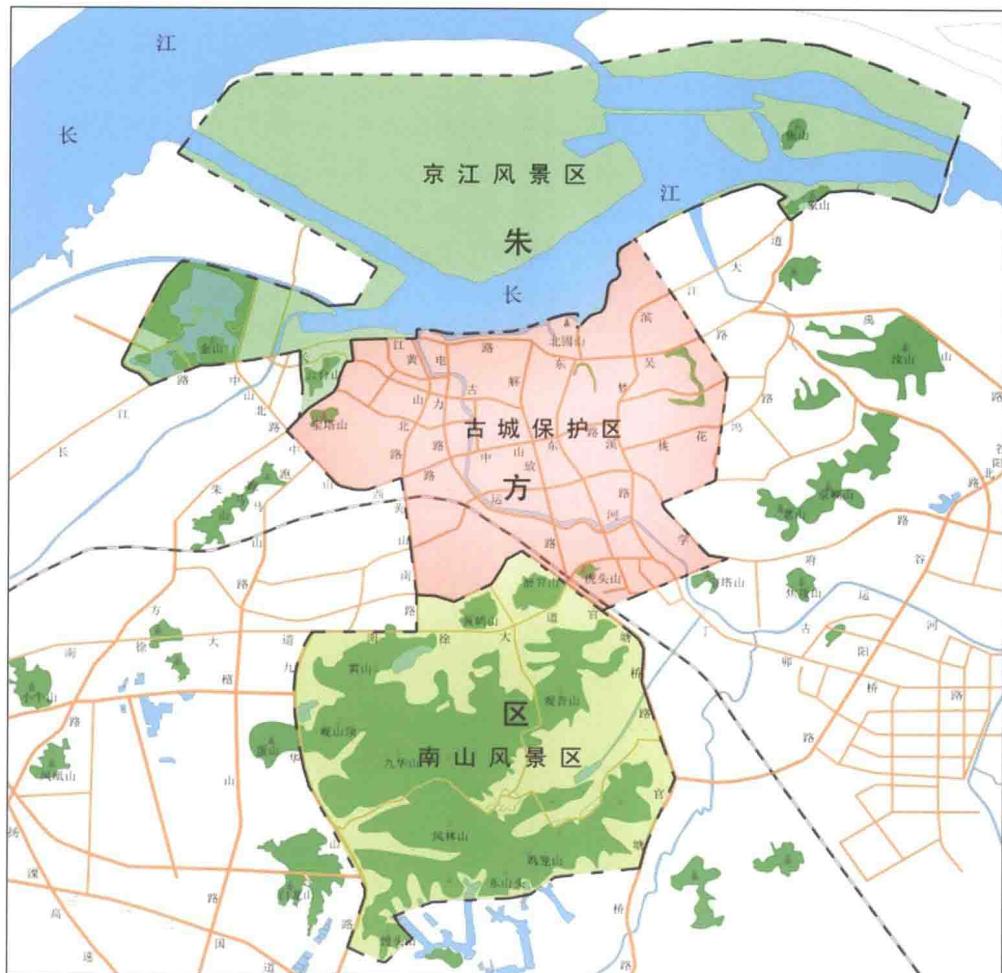
通览百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有的已经走在镇江的前头。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仅试举两座邻近的城市为例：

首先，是与镇江仅一江之隔的扬州。汉代以降，扬州城市不断发展，尤以唐代为盛，并且历代城址都被叠压在现代城区的下面。1996年，应扬州市的申报，国家批准公布扬州唐城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城遗址包括唐城周边约40华里、面积16平方公里的范围。这开启了我国在城市中完整保护大型古城遗址的先河。

再者，则是同处苏南地区的苏州。2012年，苏州市为了理顺苏州古城保护和太湖整体保护开发的体制机制，将地处古城区域的沧浪、平江、金阊三区合并为“姑苏区”（又称“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古城保护区”），对历史街区、文化遗存及古城风貌加以统筹保护。姑苏区面积86平方公里，其境内分布有春秋吴都——姑苏城、五代“中吴府”、宋代平江府城、明代苏州府城等古城风貌和地下遗存。这是将专业管理和行政公权结合起来的一次创举，极大地提高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威和效力。

那么，我们与先进城市相比，最主要的差距是什么？是理念！别人将文化遗产当个宝，敬畏、热爱、重视。而我们有些人将文化遗产当“烫手山芋”，讨厌、轻侮、妄为。可

是,我们要想一想,老城区的大开挖,虽然使我们有了高楼大厦、地下商城,但地下文化宝库也随之被掏空了,这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试想,将来的扬州和苏州可以通过考古,从地下“亮出”一个又一个古代遗迹,建成富于特色的文化景观,打造耀眼的城市“名片”,从而提升城市的品位。可是,那时镇江古城地下只有钢筋、水泥,后代将会责备:你们为什么把祖宗留下的东西全挖光了?为什么让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只剩下了一个空壳虚名?



建议设立“朱方区”示意图

知耻而后勇。我们应该更新观念,完整保护古代城市遗址,可以借鉴苏州经验,结合自身实际,设立一个以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为主的行政区——朱方区,下辖三个分

区，即古城保护区、京江风景区和南山风景区。有了这样的基地，我们才有可能与扬州、苏州拼文化、比品位，给名城的未来留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给后代留下取之不尽、独一无二的文化宝库。当然，此举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只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进行一次战略大调整，才能为保住名城的根脉建功立业。

此外，我们要制定名城文化遗产保护规划。首先需要端正思想，只有真正认识到文化遗产是名城的根脉，是城市的特色所在，是未来城市发展的独特资源，才能具有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并下决心去实现名城行政区划的战略性变革。当今城市正在进行一次大的“洗牌”，这对于在地下已沉睡了成百上千年的文化遗产而言，面临的究竟是机遇还是灾难，这完全取决于当代人的抉择。因此，我们要有更远的眼光、更大的气魄来保护文化遗产，突出文化遗产在未来名城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在具体的保护项目上必须放弃一些眼前利益，让文化遗产的价值最大化。例如，在西津渡，考古发现半岛式的渡口遗址（包括大码头、历代官署、超岸寺以及环绕渡口的石岸遗迹），其保存之完整、内涵之丰富、历史之悠久实属罕见。但今后，古渡遗址若是被新建的高楼大厦所包围，或更有甚者将渡口遗址分割、侵占，那将是非常遗憾且又无比尴尬的，人们会批评镇江人小家子气，硬是糟蹋了这无价之宝；而反之，如果环绕三面辟出水域，将其复建成水上古渡景观，无疑将会提升镇江的文化品位，在全国亮出一款独特的旅游精品。为了更大的长远利益，我们必须放弃一些眼前利益，即舍小利而趋大利！

我们不是文化遗产的所有者，我们只是文化遗产的守望人，文化遗产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希望镇江人共同努力，守望好古城、京江、南山这三座文化宝库，让子孙永保用！

目录

守望与责任(代序)

第一章 悠悠古城

002 第一节 古郡山城

- 003 一、史传朱方 “方”字地名活化石—朱方地望在何处—史籍考古寻踪影
- 007 二、三国京城 京城与铁瓮城—考古揭秘铁瓮城—北固山与京城
- 014 三、六朝京口城 城垣范围—城内地层—古城年代—古城名称
- 019 四、唐宋三重城 子城—唐代东西夹城—唐宋罗城
- 031 五、明清府城 元末和明初两次筑城—清代重修府城—考古遗迹
- 033 六、太平天国新城 太平军筑新城—考古遗迹

036 第二节 水绕京口

- 036 一、六朝河道 京口润浦—北固西河
- 039 二、唐宋漕渠 穿城运河—入江港口—澳闸系统—堰闸码头—漕渠桥梁
- 056 三、明清运河 变身关河—转城运河—入江港口—堰闸桥梁
- 061 四、城区市河 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城区其他桥梁

067 第三节 街衢市井

- 067 一、街衢道路 六朝干道—唐代道路—宋元道路—明清街巷
- 077 二、城区坊制 宋代厢坊—江口镇—元代坊隅—明清坊置
- 084 三、大市小市 六朝小市—千年大市—大市古井
- 092 四、百业作坊 纺织业—金银器业—制镜业—琉璃业—造酒业—冶铸业—造船业—铸钱业—泥塑业—印染业—砖瓦业
- 113 五、城中旗营 顺治驻军—乾隆换防—光荣战史

116 第四节 建筑遗址

- 116 一、官署公廨 六朝府寺—唐代官署—宋代官署—元代官署—明清衙署
- 133 二、官民学校 府学—丹徒县学—书院
- 139 三、名园居址 春秋庆封宅—六朝侨寓—唐、五代居址—宋元名宅—明清故居



- 149 四、楼堂亭台 楼—堂—亭—台
154 五、祠庙寺观 祠庙—佛寺—道观—其他

第二章 滔滔京江

- 168 第一节 京江古今
168 一、长江多别称 古代长江名—丹徒江—广陵江—扬子江—浔阳江
176 二、京江与京城 京江—京城、京、京口—“京”名探源
181 三、上天赐内江 洲分内外江—主泓“变奏曲”—淤沙逼江城
185 四、“愚公”保航道 疏通焦北道—再辟焦南道—开挖引航道—疏浚内江
188 五、江名“保卫战” 江名文化遗产—“江”与“湖”的争论—“江”改“湖”的失误

194 第二节 西津渡

- 194 一、渡口大码头 渡口的形成及地理特征—码头及码头平台—历代渡口石岸遗迹—渡口官署建筑—出土历代遗物
201 二、救生小码头 史志记载—考古发现—文化价值
206 三、宗教遗迹 神庙—佛寺—道观—基督教教堂

212 第三节 金山

- 212 一、西浮玉 山名沿革—地理形势及景观布局—咏唱名篇
215 二、金山寺 殿宇—台—塔—堂—楼—阁—亭
219 三、文化遗存 中冷泉—郭璞墓—水府庙—三忠祠—行宫—文宗阁—廊与城—御码头

222 第四节 焦山

- 222 一、东浮玉 地理特征—名胜古迹
226 二、定慧寺 历史沿革—历代建筑
227 三、文化遗存 《瘗鹤铭》—摩崖石刻—焦山碑林—古炮台

第三章 葱葱南山

- 234 第一节 黄鹤山
235 一、鹤林寺 寺名沿革—开元中兴和唐末浩劫—宋代重建—明代舍官捐资—清代重修及衰败
238 二、米公祠及米芾墓 米公祠—米芾墓

- 239 三、濂溪周先生祠及濂溪书院 濂溪读书爱莲池畔—濂溪周先生祠、濂溪书院沿革及概貌
239 四、杨一清别墅、十三松及杨一清墓 杨一清别墅—十三松—杨一清墓
241 五、古墨林 古墨林珍贵碑铭—迁碑焦山碑林

242 第二节 招隐山

- 243 一、寺院 招隐寺—竹林寺—地藏寺—岘山庵
246 二、洞窟 狮子窟—八公洞—莲花洞
249 三、亭台馆阁 昭明太子读书台—玉蕊亭—玉蕊仙踪堂—戴颙听鹂处
250 四、名泉 虎跑泉—鹿跑泉—真珠泉—林公泉
252 五、古墓 丰有孚、丰有章墓—黄伯思墓—罗璧墓

253 第三节 檀山

- 253 一、檀道济与檀王庙 檀道济生平—檀王庙古今
256 二、名人墓葬 苏舜钦墓—苏舜元墓—邓润甫墓—周孚墓

第四章 命运之虞

260 第一节 地下名城

- 260 一、开篇领先 80年代发现花山湾古城—90年代成立古城考古所—走在全国城市考古前列
264 二、矛盾深化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266 三、噩梦开始 宋元粮仓事件—新建假古董北固楼—“拆掉一个旧镇江”

270 第二节 他山之石

- 270 一、扬州保护唐宋城
273 二、苏州新设姑苏区
276 三、罗马考古代代传

281 第三节 拯救之路

- 281 一、设立朱方区 古城保护区—京江风景区—南山风景区
283 二、规划与措施 制定近、远期保护规划—保护文物，严肃执法—“要动土，先考古”—文保要在阳光下运作—媒体监督要切中要害
285 三、重点项目例举 新北固山公园—西津渡遗址公园—朱方门遗址公园—十里文化长街—宗教遗址考古—“京江”地名文化



附 录

- 293 一、关于保护、规划、开发铁瓮城的议案（1995 年 4 月 21 日）
- 295 二、寄语镇江城市考古（作者：刘庆柱，1998 年 12 月 2 日）
- 296 三、重任在肩 继往开来——致镇江古城考古所所长的信（2000 年 12 月 23 日）
- 298 四、抢救、保护唐代清风门遗址的建议——致省文化厅文物处的信（2003 年 3 月 17 日）
- 300 五、建议在东吴路与北固山相交处修建连接前、中峰的城门景观——致市委史和平书记的信
（2003 年 4 月 14 日）
- 302 六、大江风貌名城魂——为城北内江水域正名（2009 年 6 月 22 日）
- 306 七、建议将三座遗址公园建设列为我市十二五规划项目（2011 年 4 月 15 日）
- 310 八、为什么将内江改名为金山湖？——问责市地名委员会（2011 年 6 月 14 日）
- 312 九、关于规划建设“京江风景名胜区”的建议（2011 年 6 月 26 日）
- 318 十、名城镇江地上文物保护之断想（作者：王重迁，2012 年 12 月 26 日）
- 320 十一、买椟毁真珠 醉心假古董——评新建北固楼、云台阁（2013 年）
- 323 十二、加强城市考古 保护“地下名城”——致市文物局周文娟局长的信（2014 年 3 月 18 日）



[清] 周镐《山绕瓮城》

第一章 悠悠古城

纵观镇江城市考古,通过20余年的努力,考古人已经探知镇江古城地下普遍埋藏着厚达5~6米的文化遗存,并探明其历代城市遗址的大致范围,即西拥京畿岭、西津渡,东抱花山湾、塔山桥,南达虎头山外,北临长江路一线。同时,无数的考古事实业已证明,凡是在史料中记载的古代城垣、城门、渡口、漕渠、道路、桥闸、官署、粮仓、商铺、作坊、寺观、园林、陵墓等有关城市的遗迹,基本上都被层层叠加地保存下来。因此,笔者特意在前面三章的内容中尽可能多地引用了史料的记载,目的就是希望读者能透过文字去了解这些遗迹在地下星罗棋布的实际存在。也正是它们的存在,形成了古代城市有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亦堪称“名城地下的名城”。

第一节 古郡山城

古代镇江,乃东南名都,江左胜地。《南齐书》载:“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1]梁武帝曾墨书赞曰:“天下第一江山”。^[2]1986年,镇江荣忝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列。(图1-1-1*)



图1-1-1 “天下第一江山”石刻([清]程康庄临摹吴琚手迹,王重迁摄)

[1] [南朝]萧子显:《南齐书》卷十四,中华书局,1972年,第246—247页。

[2] [清]周伯义:《北固山志》卷三“古迹”,光绪三十年(1904年)刻本。

* 本书图序标识,以“图1-1-1”为例,其第一个数字代表“章”,第二个数字代表“节”,第三个数字代表一节之内图的顺序。

镇江,先秦传为朱方之邑,汉末孙权筑京城(铁瓮城),六朝扩为京口城,其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近代镇江城区东部。隋代称润州。唐代城池有更大扩展,从内向外有子城、夹城、罗城三重城。而宋代罗城又向北扩,其外郭北临长江,南据虎头山,东抱花山湾,西达山巷一线。城市的范围更是远大于城池的围墙,例如在城西的一侧就有外贸口岸江口镇和城市门户西津渡,而在东、南两侧城外分布有密集的民居、作坊、酒肆等。尽管后来明清城池大为缩小,但城外原来属于唐宋城市的部分市井依旧、商贸繁华,并与城内设置同样的街坊组织。这表明在千余年间,镇江古代城市的范围保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

至今,我们在地面上依然可以看到不少古城的遗珍,如古代桥梁、建筑、园林、过街石塔、铁塔等,当然,它们只是明清时期镇江城市建筑中的很小一部分。那么,古代镇江城市的遗迹是否还能寻到踪迹?而对于这一问题,近些年来的城市考古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在现代镇江城市的地下叠压着历代名城的遗存,它们一层层的文化地层如同城市的“年轮”,平均厚达5~6米,其分布范围几与镇江古代城市范围相当。尤为可贵的是,由于历代城市在改造或重建中都是采取平整地面、叠加建造的方式,因此每一个时期的城巿地貌及建筑基础几乎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它们宛如一本内容浩瀚的名城百科全书,更是一座包罗万象、无比珍贵的文化宝库。虽然考古人迄今也只是通过勘探、发掘“阅读”了其中一小部分,但已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在今天我们这座城市的地下,确实埋藏着古代各个时期完整的名城遗址。如果将考古资料与史籍志书结合起来,就可以大致勾勒和呈现出古代镇江城市的面貌和特色。

一、史传朱方

朱方,是镇江历史上见诸史籍最古的地名。它首见于《左传》记载: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年),齐国左相庆封逃亡到吴国,“吴句余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1]后来又引发了楚国率领中原列国联军攻打朱方,活捉并处死庆封,这便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朱方之役”。而正是史籍中记载的这段文字,透露出镇江古老而神秘的历程。人们不禁要问:朱方的身世是什么?朱方的地望在何处?

(一) “方”字地名活化石

朱方地名十分古老。这种带“方”字的地名,不但在当时吴国所有的地名中不见他例,即便放眼春秋列国,甚至上溯到西周时期也十分少见。历史上较为流行这种带“方”字的地名主要见于商代。在已经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及青铜器铭文中,带“方”字的地名比比皆是,仅在与宁镇地区毗连的江淮之间,可以征考的就有徐方、虎方、林方、危方、莱方等。循以商代的语体通例,地名之“方”,亦表示国名和族名。因此,可以认为

^[1] 李梦生:《左传译注》(襄公二十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第852页。

朱方既是商代一个方国的名字,又是一个族系的称谓。并且,商人在卜甲中还将“方”与“夷”通用,如徐方亦称徐夷,虎方亦称虎夷,故而朱方也可称朱夷。朱方是商代方国地名保存下来的一个极其难得的“活化石”。^[1]

夏、商、周时期,在宁镇地区孕育、发展着一支有着独特风貌的青铜时代文化——湖熟文化,它因20世纪50年代首先发现于江宁湖熟镇而得名。遗址主要以高出地面的台地特征分布在宁镇丘陵地区及秦淮河流域。在现今镇江市区范围即东至丹徒镇横山、北沿长江、南以十里长山和官塘桥的四明山为界,西至蒋乔五洲山,东西约15公里、南北约8公里范围内,经考古发现的湖熟文化遗址就有20多处,形成极为密集的聚落群。其中,典型的如丁卯桥附近的马迹山、龙脉桥南侧的龙脉团山等,它们的文化面貌以素面陶鬲、甗等炊具为主,显示出属于东夷文化的器物特征。^[2]

朱方后来被吴国兼并,《史记》中亦有关于朱方的记载:“王余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3]吴王余祭,又称句余。公元前545年,余祭不但将朱方赐给庆封作奉邑,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庆封家族在朱方的经营比在齐国还富有。而司马迁在此处称朱方为“朱方之县”,这是春秋吴国唯一见录于史籍的县名。古代设“县”之制开始于春秋初期的一些大国,当时县的地位比郡高,所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就反映了这一史实。许多大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边地防守力量,往往把新兼并的国土改建为县。朱方被吴国设置为“朱方之县”,正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朱方的身世渊源。

(二) 朱方地望在何处

朱方,作为吴国西部的一座重要城邑,在春秋时期已是闻名遐迩。而关于它的地望,在史书中有不同的表述,如《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中“丹徒”为“《春秋》云朱方也”。而汉时丹徒县治位于今镇江市东9公里的丹徒镇附近。若依据颜师古的注释,则朱方应是地处今丹徒镇一带。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润州)本春秋吴之朱方邑,始皇改为丹徒。汉初为荆国,刘贾所封。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孙权自吴理丹徒,号曰京城。”^[4]此段文字开头提及润州为“春秋吴之朱方邑”,而历史上的润州治所一直在今镇江市区。而且,此段文字的结尾亦述及“孙权自吴理丹徒,号曰京城”。京城即六朝铁瓮城,位于今镇江市区北固山南峰,此处所云的丹徒即是京城,同样表示位于今镇江市区。但问题

[1] 刘建国:《宜侯夨簋与吴国关系新探》,《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

[2] 刘建国:《浅论宁镇地区古代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86年第6期。

[3] [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452页。

[4]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1983年,第589页。

在于文字中段的“始皇改为丹徒”，则又明显是指汉丹徒故城。可见，该志书作者对于丹徒县治的位置有着汉唐不分之失误。

而在现今大港一带，考古专家曾经发现多座周代墓葬。先是20世纪50年代，大港烟墩山大墓出土宜侯矢簋。后来，在自大港至谏壁沿江一带，先后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大墓10余座，大多坐落于毗邻呼应的山顶之上，陪葬品中有相当数量的青铜礼器，表明其墓主身份地位较高。^[1]这些发现让人推测与之时代相近的朱方城大致也应距离墓地不远。为此，考古人也曾做过大量的努力，希望能在大港沿江一带探查到古城的踪影，但至今未有收获。

（三）史籍考古寻踪影

朱方的地望究竟在何处？其实，史籍志书与城市考古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指标性的答案。

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云：“京城，今府治。春秋之朱方也。”^[2]而清代镇江府治于今镇江市区；京城，即三国孙权所建铁瓮城，亦位于今镇江市区北固山南峰。可知，顾祖禹考定朱方与京城、镇江府治同一所在。

元代《至顺镇江志》载：“庆封宅，在城南一里，即今朱方门之外。”^[3]此处文字引用北宋润州地方志书《祥符图经》，记有庆封宅位于唐宋朱方门（今市区东门坡顶部）外一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春秋时期朱方城地望即今镇江市区。

上溯唐代史料，徐坚的《初学记》记载“润州，春秋之朱方”^[4]，明确表示朱方与唐代润州（治今镇江市区）的地理关系。再如，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在其《庆封宅古井行》序中写道：“按《图经》，润之城南一里，则封所居之地。询诸故老，井尚存焉。”“江南戴白尽能言，此地曾为庆封宅。”^[5]而陆龟蒙所据的《图经》，即唐代孙处元编撰的《润州图经》，成书距今已近1300年之久，这表明庆封宅、井遗迹在唐时尚存，润州“故老”“戴白”有口皆碑。

在更早的六朝史籍中，京口多以朱方代称。如《宋书》载，刘宋时周朗在一次廷议中批评侨民制度时，曾说“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岂吴邦而有徐邑？”^[6]徐邑即南徐州，南朝时侨置于京口。

今天，在焦山上还保存着一件六朝时期的珍贵文物，这就是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大

[1] 刘建国：《宜侯矢簋与吴国关系新探》，《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

[2]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中华书局，2005年，第1250页。

[3] [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1页。

[4] [唐]徐坚：《初学记》卷八，中华书局，1982年，第187页。

[5] [唐]陆龟蒙：《庆封古井行并序》，《全唐诗》卷六百二十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2053页。

[6] [南朝]沈约：《宋书》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8页。



图 1-1-2 焦山瘗鹤铭中的“朱方”刻文

字之祖”的《瘗鹤铭》石刻。在它的铭文中,即有“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1]的内容,这清楚地表明,作为瘗鹤刻石之所的焦山地属古朱方,故《瘗鹤铭》石刻无疑是朱方极具象征意义的地理坐标。(图 1-1-2)

近些年来,城市考古又提供了若干新的佐证:1984 年,在镇江市区中山桥改建时,于旧桥基下出土一件春秋时期的兵器铜戈。^[2](图 1-1-3)在 1991 年花山湾古城的考古中,发现东城垣夯土下有多处叠压着先秦文化堆积,并出土陶鬲、罐、盆、鼎等残件。^[3]之后,2000 年北固山后峰腰台考古中亦出土了周代陶鬲及大量印纹陶片。(图 1-1-4)此类信息显示出镇江市区确有西周、春秋时期丰富的文化遗存。

更为直接的证据是出土的有“朱方”文字的实物。1998 年在虎头山(氧气厂东侧)唐代罗城遗迹内,出土了多件“朱方乡”铭文砖。^[4](图 1-1-5)它的发现表示唐代并存着两个古乡建置:一是丹徒乡(在秦至六朝丹徒县治旧址所置,地望即今丹徒镇一带);二是朱方乡(先秦朱方之县废后所置)。唐时两者并存,可见它们的地望不会重叠在一处,这就排除了朱方位于丹徒镇附近的可能。



图 1-1-3 1984 年,中山桥出土的春秋铜戈



图 1-1-4 2000 年,北固山出土的周代陶鬲

以上关于朱方地望的资料已经充分说明,无论是六朝时期的石刻与史籍,还是唐、宋、元、明、清的地方志书,都一以贯之地传递着同样的信息:朱方的地望在今镇江市区。

[1] 刘建国、潘美云:《瘗鹤铭石刻考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0 页。

[2][3] 刘建国:《古城三部曲——镇江城市考古》,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3 页。

[4] 刘建国,等:《名城地下的名城——镇江城市考古纪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7 页。